

89

2021/05

母親節快樂!



環「報」兒「童」版

目「錄」



守護水土林氣

一枝筆為環境

樹的文明思索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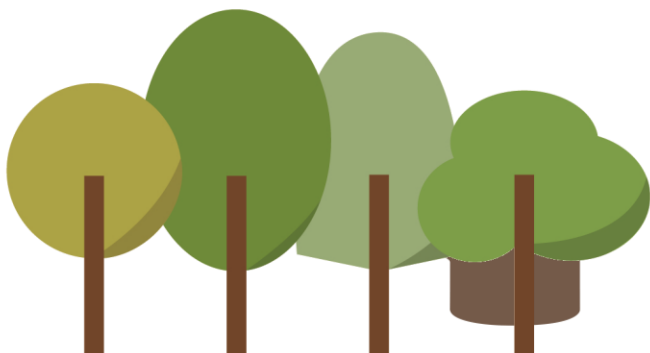
另一種童年的告別

愛的萬物論

氣候行動家

三則關於「偽善」的故事

跨越世代的「氣候科學媽媽」



地球怎麼了單元



守護水土林氣：

樹的文明思索初探



如同視力檢驗時眺望遠方的那一棟可愛的紅色小屋(或熱氣球)，若我們回望文明的源頭，那裡通常坐落著一棵樹。

那棵樹可能是佛國曾庇蔭悉達多的菩提樹，也可能是在無憂的伊甸園唐突出現的罪惡的蘋果樹。數百萬年之前，我們可以在東非大峽谷的樹上（什麼樹？）找到人類的祖先—露西（Lucy），露西的年代是人類演化的分歧點，南方古猿越來越常到樹下活動，演化出更強壯的下肢，但代價是退化的攀爬能力，不知經歷多少次同伴從樹上摔下的悲傷後，最後選擇了離開森林走向草原，300 萬年沒有回頭。

有了「文明」之後，樹在人類的眼中可分為三種型態，森林、樹木與木材。幽暗的森林是令人敬畏的、老樹與大樹是神聖的、木材是實用的，既可作為燃料、工具、建材，又是讓音樂家、藝術家、作家展現才能的載體(樂器、雕刻、紙張)。

美好的事物總是吸引人們目光，當我們讚嘆人類文明中璀璨奪目的木文化時，科技的力量已讓人們漸漸不再敬畏森林、

不再崇拜古樹、就連木材也逐漸被各種化學合成物取代，森林被道路切割而破碎，人為破壞與氣候變遷讓老樹減少了一半以上。

BBC 曾經在“ What if ” 專欄中刊登過「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樹木都消失會怎麼樣？」的文章，目的是呼籲人們重視森林的退化問題。題目很吸睛，結論很聳動(沒有樹人類會滅絕)，但教育的效果恐怕是有限的，因為除非人類發明取代樹的自然服務功能的技術，否則當然不可能讓樹完全消失。

問題在於，人類的故事還再繼續，而且希望「永續」，接下來的篇章中，樹在人類文明中的角色是什麼？是燃料或物品原料、還是固碳的工具？法律體系是否繼續將有 100 萬棵樹的森林與城市中的一棵樹都視為「地上物」，而任憑有權人處置？森林 / 樹木的價值是不是只能量化為木材售價才能計算？在對抗氣候變遷時，清除森林來鋪設太陽能板或架設風電機組會不會成為選項？人與森林的關係會不會被簡化為完全不能利用砍伐或相反？

在過去，「文明」一詞的對應是「野蠻」、「未開化」，這種分化法使文明帶有「歧視鏈」的性質，例如清朝與英國互相認為對方是蠻族，而較為原始的部落往往被認為是野蠻的。這種定義方式在今天尊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下，已難以被接

受，如果我們重新將文明定義為「為弱勢者、為後代子孫著想的人類群居秩序」，那麼樹木在新的人類文明中的名字將不再是受人支配的「物」，而是提供人類發展良好環境最重要的「夥伴」，這是將是「人與樹平等」的新文明型態。

如果有一天人類找到文明起源的那棵樹，不妨順著樹仰望滿天星斗，我們會發現樹是宇宙灑下的種子，是天人之間的連結，是溫柔的導師，教導我們學習謙卑。



愛的萬物論：

三則關於「偽善」的故事



「**偽善**」是當今對於環境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們必須談論它、即便我們自己也非至善。

一、

孔子與蘇格拉底—厭惡偽善與死於偽善的東西方哲人

現代人對儒家有很多批評，「偽善」是其中一項。五四運動後塑造了儒家偽君子的形象，但追溯儒學的起源，孔子對於偽善是深惡痛絕的。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就是鄉愿，鄉愿者不單單指老好人，更是指「刻意偽裝成好人的樣子來獲取鄉里的信任的人」，為什麼要偽裝？不只是要博得君子的名聲，更重要的是利用名聲來遂行敗德的真正目的。所以孔子討厭偽善的人，因為它會竊取「德」的名聲，孟子則用「亂」字批評鄉愿者，因為他們用似是而非的言論混淆世人對「信義」、「道德」的認識。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是歷史上著名的偽善的受害者。蘇格拉底的罪名是他的言論，批評者梅勒圖斯等人站在當時主流道德觀的立場，指控他荼毒青年與不敬拜雅典眾神，並透過戲

劇、演講煽動雅典市民討厭蘇格拉底的情緒，最終組成五百人的陪審團，用投票方式判決蘇格拉底死刑。這位哲人受刑前的日子中，冷靜的分析了這場對自己的公審，他說「偽善阻止人們變得明智」，因為他們接受了假的智慧、假的真理。在蘇格拉底看來，梅勒圖斯的這種虛偽實際上傷害了年輕人，而不是幫助了年輕人。向世人傳遞偽善之惡，是蘇格拉底的最後一堂課，他放棄陪審團提出用罰款代替死刑的選項，而選擇喝下毒堇汁從容赴死。為什麼 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因為他已經看出「偽善」是啃食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一隻蛀蟲，此蟲不除，雅典必定走向頹敗。

二、

劉伯溫的賣柑者言—不要醜陋的真相，只要美麗的謊言

(白話版)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擅長貯藏柑橘，經過冬夏也不腐爛，拿出它們的時候還是光彩鮮明的樣子，玉石一樣的質地，金燦燦的顏色。放到市場上賣，價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們爭相購買他的柑橘。

我買了一個，切開它，像有股煙直撲口鼻，看它的裡面，乾得像破爛的棉絮。我對此感到奇怪，問他說：「你賣給別人的柑橘，是要用來裝滿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靈、招待賓客的嗎？還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來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嗎？你做這種欺騙人的事情實在是太過分了。」

賣柑橘的人笑着說：「我從事這個行業已有好多年了。我賴

此來養活自己。我賣它，別人買它，不曾有人說過什麼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的要求嗎？世上做欺騙的事的人不少，難道只有我一個嗎？你沒有好好的思量啊。

現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將軍坐席上的人，威武的樣子，好像是捍衛國家的將才，他們果真能給出孫武、吳起的謀略嗎？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長長帶子的人，氣宇軒昂的樣子像是朝廷中有本事的人，他們果真能夠建立伊尹、皋陶的業績嗎？...可是無論到哪裏，又有誰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內心衰敗得像破絮呢？現在你看不到這些現象，卻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沒有話用來回答。回來思考這賣柑人的話，覺得他像是像東方朔那樣詼諧多諷、機智善辯的人。難道他是對世間邪惡現象激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來諷刺嗎？

三、

現代地心說—偽善的極致是不容挑戰

「地心說」和「日心說」都源自古希臘，這本是一場哲學/科學的辯證，然而羅馬教廷很早就把「地心說」奉為真理，不容任何人質疑，誰敢提出異議，就可能會被送到宗教裁判所，也就是俗稱的宗教法庭。哥白尼為了避免殺身之禍，《天體運行論》深藏多年才敢發布，仍然不免被編入《禁書目錄》的命運，伽利略因為散布「太陽是宇宙中心而不是地球」的言論，與神聖經文相悖，而被宗教法庭判處終身軟禁於家

中，且不得再繼續寫書。

從三則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偽善」之所以能夠發揮影響力，經常來自於人們對主流價值「盲從、服從、屈從」的群眾心理。在蘇格拉底的故事中是對能言善道者、善於煽惑群眾情緒者的盲從；賣柑者言的故事中，是對配虎符、坐高堂、戴高帽者的權威的服從；在日心與地心的世紀辯論中，是對嚴刑峻罰的屈從，偽善者都披著「道德、良善、神聖」的蜜糖外衣，引誘人輕易的放棄思辯，甚至一起站在道德制高點來迫害說真話的人。

在藻礁辯論中，當有人提出「這是環境(空汙)對環境(大自然)的抉擇」、「護藻礁就是擁核」這樣的似是而非的論點時，我們應該想想蘇格拉底最後的教誨；當對保護藻礁者的人身攻擊不斷浮現時，我們要小心這是「新地心說」在台灣的復辟。



一枝筆為環境：另一種童年的告別



許多人都寫過自傳，通常是為了申請學校、或為參加競賽而寫，雖然內容不同，但自傳的格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也就是從小時候寫到現在，透過寫自傳，我們難得有機會回顧自己的童年與成長過程。

《另一種童年的告別》是一本別出心裁的書。作者張倩儀女士蒐集 150 多位清末民初出生的人物的自傳，擷取了他們的自傳中關於童年的描述，大約就是 1890 年代到 1910 年代的 20 年間，透過類似「大數據」的方式，透過「名人」的自述勾勒出民國初年兒童的生活背景。

放在中國歷史 3000 年的長河來看，120 年前的故事不算是太久遠，但在這段期間的中國卻歷經了前所未見的變化，文化上，傳統的中國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社會上，經濟型態從農村經濟走向城市化、工業化；環境上，自然景觀逐漸消失。

全書分【教育】、【家族】、【環境】、【遊戲與工作】、等篇章，閱讀本書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到「傳統中的現代，與現代中的傳統」，原來我們與 120 年前的中國社會看似遙遠卻又親



近。

在【教育篇】中作者介紹了古代中國兒童在上私塾時使用的「教科書」也有「市場機制」，讀起來拗口的、無聊的，即便是儒學大師如朱熹編寫的，也無法流傳下去。

古代中國兒童到了十三、十四歲就要決定未來出路。一般來說有兩條路可選，就是讀書或是習業(學一技之長)，讀書名聲好，但要有本錢，而學習專門技藝可以保障收入，但是社會地位較低。通常孩子到這個年齡，家中的長輩就會根據他適不適合讀書、家中的經濟狀況等等因素，綜合為這個孩子安排他的未來出路。

教育很重要的場域是在家中，古代女性讀的書少，但在啟蒙階段的教育媽媽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在胡適家的父母教育分工是這樣的，先由胡適爸爸教胡適媽媽認識 1000 字，再由胡媽媽教胡適認字，1000 字學完後胡媽媽改當助教。是不是很可愛的家庭呢？

20 世紀初，中國歷經八國聯軍、甲午戰敗的教訓，讓中國人開始意識到新時代的來臨，傳統的四書五經已經不足以應付未來的變化。1905 年科舉正式廢除，改辦現代化學校，在新舊制度之交，學生與家長都陷入混亂，但也促使家長與老師思考「什麼是新時代所需的教育」？於是大家開始自己尋找 / 撰寫需要的教科書，例如當時流行的《地球韻言》就是中國第一本世界地理教科書，開篇便先講地球：「大地橢圓，旋轉如球。東半西半，分五大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澳大利，阿非利加。是為東半，瀛海環之。」把過去視為「兵學」的地理學科也納入兒童的啟蒙教育中。另外有一所私塾校長為了教學生化學，自己練習做實驗，結果玻璃瓶爆炸的

聲音就成為校長室經常傳出的聲音。

別出心裁的是【環境篇】，作者以「人文化成的自然環境」作為標題，一句話寫下人與自然關係，而且是令人憧憬的關係。作者寫到：中國傳統村落布局很講究與自然的關係，例如在廣東的農村，村前有水塘，既可防火，又有利氣溫調節，周圍則有樹。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往往能領略天地的開闊，以及純樸厚實的人情味。錢穆在自傳中有感而發地說：**自然是文化的根源，文化脫離自然必定走向枯萎**。在現代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進步的城市致力於在城市中重現自然、找回自然。

本書所要告別的不只是個人的童年，而是中國五千年的「農業時代」。「大樹下的情趣」一文中，描述中國的農村中往往植有大樹，樹下就是居民聚集的中心。樹的種類因地而異，有白楊樹、有紫薇樹、有榕樹，大人或年長的孩子會在樹下講故事，《聊齋》、《三國》、《水滸》、《西遊》的故事在樹下傳了一代又一代，小孩在樹下院前的閒話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課外知識。在不斷翻動的城市土地上，我們還找得到凝聚世代的百年老樹嗎？

傳統的與現在的，並非對立的兩面，而是連續的故事。百年前在中國新舊大變革之際，多少父母老師與學生思考的那個問題「什麼是新時代所需的教育？」，對於身處新的挑戰——環境快速劣化的我們來說，不也是教育者與受教者必須共同摸索的問題？！



氣候行動家：

跨越世代的「氣候科學媽媽」



五月母親節剛過，大家有好好與媽媽共度快樂的相聚時光嗎？

也許因為荷爾蒙的作用，母親更能警覺到環境對孩子的威脅，但我們不能說保護孩子就是母親的本能，因為從警覺到危險進而做出保護的動作（而不是自己逃跑），是有賴於各個媽媽自己的勇氣與責任感的，這或許就是母親節這麼受歡迎的原因——讓我們有機會感謝媽媽付出的愛。

現在，越來越多媽媽發現新的威脅正在侵蝕孩子的未來，它在一些地方帶來更多更強的洪水，沖毀家園並孳生病菌；在另一些地方帶來乾旱與森林大火，讓農田顆粒無收、霧霾染紅天空；無數太平洋上的小島居民眼看家園將被海水淹沒；那就是「氣候變遷」。

「從理智上講，我一直都知道氣候變遷是一個生存威脅，但是直到我女兒出生後，對我來說，氣候變遷才成為現實。」這是一位媽媽的話，她也是今年一月成立的氣候保護倡議組織--《科學媽媽》(Science Mons)的一員。

《科學媽媽》是由氣候科學家和母親組成的無黨派組織。幫助那些關心孩子未來居住的地球，但對氣候

變遷知識或如何提供幫助沒有信心的母親。《科學媽媽》共同致力於消除氣候科學的神秘色彩，並採取緊急行動保護孩子的未來。

保護孩子的動力讓這群母親超越無處不在的「秒針」的束縛，成為思考「長期」的一群人。

在印地安人的傳統中有這樣的說法：部落酋長在決定重大的事情時，需要考慮未來七代(大約 140 年)的影響，以及是否能造福他們。

關於第七代原則的記述可以追溯到 1142 年，當時在北美大地上有五個原住民部落陷入長期的衝突之中，社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最終其中一族提出和平協議，把五個族結合成一個國際聯盟，稱之為易洛魁聯盟，在易洛魁聯盟的憲法上便提到五國的酋長做出決定時要為後代的子孫著想。據說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也深受易洛魁憲法的影響。

澳洲哲學家羅曼·克茲納里克 (Roman Krznaric) 進一步提出指南，教我們如何做一個「好祖先」。

第一，保持謙卑：人類 20 萬年的歷史在整個地球時間上只是一眨眼，一棵樹的生命是人類的數百倍，更別提其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地形地貌的形成，但我們正為了極短暫的利益而破壞它們。

第二，代際正義：在千禧年時有人估計，在下一個一千年中，將有 1350 億人出生。在道德層面，當代的 78 億人做出的任何決定，不可能不為這些尚未出生的人著想，即便他們沒有選票。

第三，見樹也見林的整體觀：人的思考模式總是傾向「照舊」，但是目前世界運行的道路顯然會把人類帶向毀滅，因此我們必須發揮想像力，尋找文明發展的其他可能性。當務之急是突破經濟永續成長的有毒神話，不以 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多寡來衡量一國的富裕程度與人類的福祉。

第四，訂下有遠見的目標：即便每個人都在為生活中的柴米油鹽而奮鬥，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擁有一個長遠的、無私的、神聖的目標。

《科學媽媽》的成員們就遇到這樣的問題，她們的朋友質疑為什麼要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時候談氣候變遷，當下有這麼多媽媽失業、或者為了兼顧工作與育兒而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怎麼有餘力關心遙遠未來的氣候變遷？

這永遠是一個選擇，但對《科學媽媽》的成員來說，「就像牙痛時我們不必先處理腳上的傷口，才去看牙醫」，當媽媽們了解氣候變遷的急迫性，就會知道我們必須「現在」(而不是明年)來保護孩子的未來環境。

《科學媽媽》(Science Moms)網站連結：
<https://sciencemoms.com/>



「台北樹都」由環品會在 2020 年發起，是一個重要的倡議，需要你我同行，為樹請命，為樹做一件有意義的事。賦予樹權，市民更有效參與護樹，不是只有老樹，還可以是任何一株跟你我一起成長的樹，儘管生命內涵有所不同。



發行人：謝英士

主編：高思齊

作者：謝英士、高思齊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